

春天“采桑”，夏天“采莲”。但中国文学中的“采桑”与“采莲”，不仅跨越了从春天到夏天的季节，也跨越了从北方到江南的辽阔国土，从先秦到今天的漫长岁月。

《诗经》里的“采桑”

中国北方古代盛产桑树，养蚕业相当发达。每当春天来临，女人们便纷纷外出采桑。由于采桑之处女子很多，所以往往也引来了许多男子，其地遂成为男女恋爱的场所。《诗经》中对其情景有生动的表现，如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云：

十亩之间兮，桑者闲闲兮，行与子还兮。

十亩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，行与子逝兮。

《毛传》解释说，“闲闲”是“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”。所谓“男女无别”，是说采桑本是女子的活，但男子也跟着来了。《毛传》又解释说，“泄泄”是“多人之貌”，是说桑林内外男男女女很多。“行与子还兮”，是说要跟你一起回家；“行与子逝兮”，是说要跟你一起离开。那么，言外之意也就很明确了。

采桑的事情，先秦各国都是一样的，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是这么理解的：“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聚会，声色生焉。故俗称‘郑卫之音’。”唐代的颜师古注说：“阻者，言其隐阨得肆淫僻之情也。”到了清代，毛奇龄就说得直白了：“则地凡有桑，皆其阻也，凡有桑者，则皆得为之聚会起淫佚也。”（《国风省篇》）所以，《诗经》里的采桑诗歌，不单单是讲劳动，也是谈恋爱。

法国汉学家桀溺，比较了不同文化的区别后，也持有类似观点：“但是桑园并非单单是个春季劳动场所，隐约展示大地春回，它还是个特殊的风景区，一个并非偶然，而是惯常的幽会之地，男女青年节庆时就在那里约会和举行婚庆。他们在桑树下轮流对歌，作阳台之会。马赛尔·葛兰言根据《诗经》的歌谣描述了性爱习俗的过程，并指出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许多土著居民中，仍然保持着类似的习俗。”（《牧女与蚕娘》）

“婚庆”不是现代的婚礼，而是指少男少女们在桑林中私订终身，没有所谓的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《诗经》中吟咏“桑间濮上”题材的诗歌，如《邶风·桑中》、《魏风·汾沮洳》、《邠风·七月》第二章、《小雅·隰桑》，以及上述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等，都或隐或显地涉及了桑林中的幽会。

如此解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在中国历史上，至少有两位大人物，出生在桑林中，一位是伊尹，一位是孔子，他们都出生于“空桑”之中。现代学者认为，“空桑”不是地名，而是桑林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更记载，孔子是其父母“野合”的产物，其“野合”之地，很可能就是桑林。也有人把“野合”解释成“没经过父母同意自由恋爱结婚”，说不是直接在桑林里怀上孔子的，而是自由恋爱，没办合法手续。这其实是后代人依据后代观念所作的曲解。

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，那么只能得出结论说：“两位圣贤出生的情况令人想起桑园是两性相爱的习惯场地，桑树也自然在传说中

“采桑”与“采莲”

◆ 邵毅平



■ 汉代“桑园”、“采莲”画像砖拓片

玩儿；现代人的理解，则从“游乐”变为“劳动”，从“不健康”变为“健康”。时代真的是变了，我们进入了新社会。

“采莲”的演变

《江南》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，后来的各种“采莲曲”，或与“采莲”有关的作品，均发端于此诗，古往今来的文人，都不断地吟唱这个题材。那么，古往今来的“采莲”说的都是什么呢？我们且按文学史的脉络来看看。

南朝的梁元帝写过一首《采莲赋》，其中有一段写道：

于是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；鸂鶒首徐回，兼传羽杯。棹将移而藻挂，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，迁延顾步；夏始春余，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，畏倾船而敛裾。

“妖童”是指“不正经”的男孩，“媛女”即淑女，指“正经”的女孩。“荡舟”并不是简单地划船，而是晃船，把船弄得晃悠悠的，如此一来，女孩就会害怕尖叫，就会抱男孩的腰，男孩的“阴谋”就得逞了。男孩划船，女孩采莲，男孩在划船时使坏，这使坏其实就是调情。梁元帝这个做皇帝的都知道这事，估计他小时候也挺调皮的，没少“荡舟”。

南朝的版图主要在长江流域以南，像这样的采莲景象，是每年春末夏初江南的典型风景。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把“嬉游”写活了。在这里，采莲并没多少“劳动”的意思，少男少女借此机会接触，最重要的就是“荡舟心许”。

到了唐代，李白的《采莲曲》，写的仍是江南的风景，仍是男女之情：

君若溪旁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。日照新妆水底明，风飘香袂空中举。岸上谁家游冶郎，三三五五映垂杨。紫骝嘶入落花去，见此踟躇空断肠。

李白此诗后来传入了欧洲，被女诗人朱迪特·戈蒂耶译成法文，改名为《河边》，收入其著名的《玉书》；作曲家马勒根据唐诗创作《大地之歌》，将此诗谱为第四乐章《咏美人》。他们都把此诗理解为情诗，认为“采莲女”已坠入了情网。

又过了差不多一千二百年，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写道：

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。采

莲是江南的旧俗，似乎很早就有，而六朝时为盛，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。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，她们是荡着小船，唱着艳歌去的。采莲人不用说很多，还有看采莲的人。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，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。梁元帝《采莲赋》里说得好：“于是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；鸂鶒首徐回，兼传羽杯。棹将移而藻挂，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，迁延顾步；夏始春余，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，畏倾船而敛裾。”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。这真是有趣的事，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。

所谓“采莲是江南的旧俗，似乎很早就有……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”，“诗歌”指的应该就是《江南》吧？“而六朝时为盛”，大约也是从梁元帝《采莲赋》之类作品得到的印象。“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，她们是荡着小船，唱着艳歌去的”，采莲少女所唱的“艳歌”，或许也正是这首《江南》——不是有人说此诗意在“讽淫”么？《荷塘月色》里的许多描写，和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合拍：“当时嬉游的光景”“一个风流的季节”“这真是有趣的事”云云，也正像是从唐吴兢《乐府古题要解》的“盖美芳晨丽景，嬉游得时”而来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有些语文课本里，虽然选入了《荷塘月色》，却删去了有关《采莲赋》的那段——这与人们对《江南》的理解，从“游乐”变为“劳动”，从“不健康”变为“健康”，应该也是同步的吧？盖《荷塘月色》有关《采莲赋》的那段，作者没把“采莲”理解为“劳动”，而仍旧理解为“嬉游”，甚至还遗憾于“无福消受”“妖童媛女”“采莲”的“风流”之趣，思想感情很“不健康”，自然就不该在语文课本里继续误人子弟了吧。

现代诗人朱湘也写过一首《采莲曲》，用新诗的形式写传统的题材，把“采莲”写得非常婉转优美，其主旨也同于《荷塘月色》，而与“劳动”基本无关。

无论是朱湘的《采莲曲》，还是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家们，都没有把“采莲”单纯地理解为“劳动”，显然与现在通常的理解有点距离。

不过，从电视剧《甄嬛传》的插曲《采莲》的歌词来看，“中有双鲤鱼，相戏碧波间……莲叶深处谁家女，隔水笑抛一枝莲”，近来的流行歌曲又离开了“劳动”说，再次回归到了“嬉游”的主题；在现在的有些语文课本里，也重新恢复了《荷塘月色》中曾被删去的“不健康”段落——看来时代风气又变了。然而关于《江南》的主题，则仍保留了“健康”的“劳动”说。

从“采桑”到“采莲”

那么，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，“采桑”是如何发展至“采莲”的呢？这和秦汉时期大一统版图的南扩有关。

《诗经》的时代，十五国风的所

在地，主要是黄河流域。在那个时代，男女约会大都发生在桑林中、“采桑”时，所以“采桑”进入了诗歌；而到了秦汉时期，大一统版图扩展到了南方，男女约会也发生在池塘里，“采莲”时，由此，“采莲”开始进入了诗歌。

秦汉以前，江南为“百越”“荆蛮”之地，浙江有瓯越，福建有闽越，广东有南越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越国征服吴国，楚国征服越国，秦国又征服楚国；曾经存在于今福建的“闽越王国”、存在于今两广的“南越王国”，后来也全部被汉王朝征服。江南于是全部被纳入大一统版图。

有别于今天的“江南”概念，当时的长江以南地区，包括现在的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，都被统称作“江南”。在《江南》的时代，江南是汉王朝新开拓的疆土，虽然当地都有悠久的历史，可跟中原仍有相当的距离。如西汉刘向编撰的《说苑》里，有一首越人唱的《越人歌》。“榜枻越人”，也就是划船的越人，唱了这首歌，表达对楚人鄂君子皙的爱慕。但楚人鄂君子皙听不懂越语，同船兼懂楚越语的人，就把越人歌翻译成了楚语。同在江南，当时的越语，相邻的楚人都听不懂，更不要说中原的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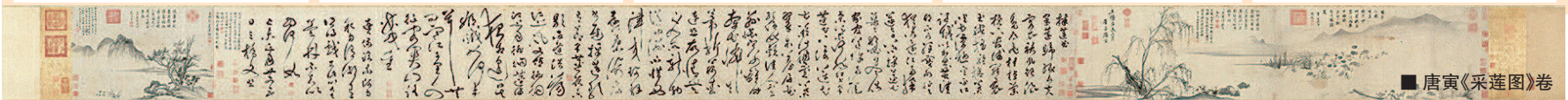
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上·谢夷吾传》载司徒第五伦令班固为文推荐谢夷吾，其中提到：“窃见巨鹿太守会稽谢夷吾，出自东州，厥土涂泥，而英姿挺特，奇伟秀出。”“东州”的意思是东方的州，具体指会稽郡乃至扬州部，也就是所谓的江南地区，显见得与中原各州有别；而称赞其挺特秀出于涂泥，类所谓“出于污泥而不染”，将江南地区比作“涂泥”，也是轻视江南地区的说法。

由此可见，直至东汉前期，在中原士大夫的眼里，江南仍属未完全开化地区。即使到了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力劝孙吴抗魏，还说“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），明显认为其与“中国”尚有差别。江南的彻底开发开化，应该是六朝以后之事。

先秦诗歌里从来只有“采桑”，而无“采莲”，诗歌里有“采莲”自汉代始，自《江南》始。从“采桑”到“采莲”，其“劳动”产生“爱情”的主题一脉相承；从《诗经》到《江南》，则喻示了秦汉间中国文学版图的南扩。对习惯于“采桑”主题中原士大夫来说，“采莲”主题既具主题上的传承性，又有一种诱人的南方“异域情调”，所以《江南》作为唯一一首江南民歌，被采入了汉武帝时设立的乐府。

唐代王勃的《采莲曲》唱道：“塞外征夫犹未还，江南采莲今已暮。今已暮，采莲花，渠今那必尽倡家。官道城南把桑叶，何如江上采莲花。”象征性地表现了“采莲”与“采桑”的南北对比，以及文学重心由“采桑”向“采莲”的迁移。

“采莲”和“采桑”一样，都写了一个“劳动”场景，但重点都不在“劳动”，而在其中男男女女的爱情，“劳动”产生“爱情”的主题一脉相承。现在西语里有所谓的“office love affair”（办公室情事），小说、电视、电影里多有表现，那也无非是“采桑”“采莲”地点登堂入室，从桑林、池塘移入了“office”（办公室）而已，其同为“劳动”产生“爱情”则并无二致。



■ 唐寅《采莲图》卷